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蝴蝶媒 第六回 小姐防嫌托心腹 韓香縫綻換詩詞

詞曰：粧樓不讓黃金屋，有女持身似冰玉。休作尋常花柳看，婚姻有約歸須速。詩詞題和頻相囑，偷向碧桃花下候。終朝不見阮郎來，別有奇緣致衷曲。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話說眾人聽得樓梯上滾得響，吃了一驚，一齊點火去看，絕無影響，又點火上樓去看了一回，那樓上的門窗都關得好好的，並未曾開動，眾皆驚訝不已。絳雪在旁說道：“是鬼，是鬼。我前夜回韓姐去取琵琶，回來之時，在燈影下遠遠望見一個白臉後生鬼，一閃就不見了，只怕如今就是那鬼。”柔玉小姐罵道：“休得胡說！”這柔玉小姐口中不便說出，心中卻也想道：這一定又是蔣郎來竊聽我們的說話，這癡子，于今姻緣已訂，佳期有日，怎生只管到此攪擾，倘被人看破，豈非白圭之玷，此事怎生是好！心下十分躊躇。那掌珠和步蓮兩小姐，都一齊告別回房去了。韓香也要動身，柔玉小姐道：“韓姐，你今夜在此和我相伴吧。”韓香笑道：“小姐，我卻是膽小的，要在裏床睡，恐有鬼來時，我好躲到床背後去。”柔玉小姐也不覺失笑，便攜了韓香的手，一同上樓。那絳雪到樓下取了湯水，收拾茶具，不住地高聲咳嗽，忙忙收拾完了，持了一壺香茗，兩步作一步奔上樓去，閉了樓門，服侍小姐安寢不題。

卻說適纔在樓上滾下來的，正是蔣青巖。他因見眾人都在樓下，思量要上樓去看看小姐的衾枕，不料一時失腳，滾將下來，跌得巾歪骨痛，把額角上跌綻了銅錢大的一塊肉皮，抱著頭忙忙躲入樹林之中，又好笑，又好惱。又想道：“我額角上跌了這一塊肉皮，倘明日張、顧兩人和岳父看見，一時卻怎生答應。”想了一會，道：“我只說是昨夜吃醉倒在床上，滾下來跌破的。”自己一人站在樹林中，只待眾人查看過了，打探聞得柔玉小姐留下韓香相伴，只得學個驚鷺捕魚之勢，一步一步，在那黑影裏步回書院中來，從新脫了衣服，上床去睡。心中打算，明日瞞過了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，私到園中去看那三位小姐賞牡丹。一邊打算，一邊昏昏睡去。

再說柔玉小姐留住韓香的意思，原非要他相伴，只因蔣青巖一事在心，恐怕將來做出話柄，損了他的名節，故留韓香在此，要和他商議一個計策，善止蔣青巖的來往。兩人在樓上對坐在燈下，又礙著絳雪在跟前，不便開口，只得分付絳雪道：“我與韓姐還要作詩閑談，你可將茶兒溫了，添上些燈油，你自去和衣睡睡，我這裏有事之時，再來喚你。”絳雪聞得小姐放他去睡，就如放赦一般，忙來添滿了燈油，將茶壺暖在茶包內，他自去和衣睡了。韓香見柔玉小姐這般動靜，理會不出，欲問又止。柔玉小姐側耳細聽，那絳雪早已睡著，柔玉小姐方纔立起身來，望著韓香深深一拜。那韓香不知就裏，忙忙答禮，驚訝道：“小姐卻是為著何事，豈不折殺我也？”柔玉小姐道：“姐姐，我有一言與你商議，望你千萬不可洩漏。”韓香道：“小姐說哪裏話，賤妾本一下人，蒙小姐愛同骨肉，形影相依，自恨圖報無地。倘有可用之處，賤妾敢不盡心竭力，怎敢漏洩！”柔玉小姐道：“我非不知姐姐待我之厚，故先試之耳。”說罷，遂攜了韓香的手，輕輕走到樓下，暗中坐了，就將前日她去取琵琶之時，蔣青巖怎生上樓來，他怎生正言厲色相拒而去，今夜在樓梯上滾下去的，多應又是他，說了一遍，道：“我想當初婚姻未定之時，男女相念之情，彼此不免；于今婚姻既定，此心各安。且夫婦大倫，豈可視作等閑花柳！他只該急急回去，打點來完娶，怎生還在此攪擾，萬一老爺和夫人得知，怎生是好？今夜特與姐姐商議，他方纔料必聽得我們說明日到園中賞牡丹，他明日一定也要到園中來閑耍，煩姐姐留心，待他到時，指他到一邊，與他說知此意，道那楊素老兒，恐未必肯肯干休，萬一再有甚風波，豈不悔之晚矣！姐姐千萬替我勸他回去，做他的正事要緊。”韓香道：“蔣官人原來這等不老成，若非小姐說，賤妾竟一毫不知。小姐之言，可謂老成之至，只有一件，此事必須小姐或寫一書，或作一詩詞，內中含著此意，待我致與他。若只是我口說，恐他疑我是知音故阻，且妾雖是下人，也覺羞答答，不好十分脫熟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姐姐見得有理，只是書札我卻不便寫。他前夜留得有詩四首在我處，我已和了。于今待我再做一首詞兒，一起封與他便好。”韓香道：“如此極妥。”柔玉小姐連忙同上樓來，信筆寫了一首詞兒道：

椿萱許結鳳鸞傳，喜從頭，兩恨收。漫似當年，花下舊風流，好買歸帆收拾早，人再至，免懸眸。歡娛百歲待悠悠，夜深遊，勸須休。怎把尋常花柳觀粧樓。側耳權門還可慮，心上事，莫淹留。

右調《江城子》

柔玉小姐寫完，取出前日和韻的四首詩來，一起封了，正待交與韓香，又復中止。韓香道：“小姐莫不疑妾有異心麼，妾便向燈前發誓，若我韓香異日走漏小姐的心事，便隨著這燈兒促滅。”柔玉小姐忙忙止著，道：“若得姐姐如此，可知是好。”當下將詩詞交與韓香收了。

卻說韓香初聞柔玉小姐之言，心疑小姐與蔣青巖有染，及至見了詩詞，方纔信柔玉小姐是個貞節的女子，心中甚服。此時夜已三鼓，柔玉小姐和韓香方纔就枕，從此兩人更覺親切。次日韓香早起，就在柔玉小姐樓上梳洗了，到華夫人房中伺候了一回，轉到自己房中。只見掌珠和步蓮二位小姐處，早差了兩個丫頭，送將東道銀子來了。韓香再三不收，送了幾次，然後收了。韓香一面備辦酒饌果茗，一面去稟知華夫人。這華夫人是最愛三個女兒的，又是韓香來說，不好阻他之興，只得說到：“他們既要去，你可分咐園公緊閉園門，不可令老爺得知。”韓香應諾去了。

卻說蔣青巖絕早起來，打扮得異樣風流，只候吃過早飯，便要抽身。不料這日早飯獨遲，直到小中，方纔飯到。華刺史出來相陪。吃過了飯，華刺史坐了談笑，竟不動身。蔣青巖胸中十分著急，卻沒個法兒遣得他去。華刺史談了一會，又向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道：“我想楊素那老賊，未必肯肯丟手，老夫自那差官去後，魂夢不寧，只怕還有甚風波到來。夜間與老妻商議，到要三位賢婿作急回府料理，到秋初一齊來此，或贅或娶，各完大事，那時老夫的責任便輕了，不知賢婿們意下如何？”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連忙答應道：“小婿們出外多時，定省久缺，連日正要請命于岳父，以便束裝。今既蒙岳父許以初秋完娶，小婿們明日即當返舍料理。至于楊素那廝，他心中雖然不悅，料無處可以發端。不須深慮。青巖兄或者還可少住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小弟與兩兄同有大事在身，自當同返。”蔣青巖口中雖是這等說，心中覺得：“明日便行，未免太速了些。”沒奈何，只得聽他二人的信止。只恨華刺史不動身，他不礙到園中與柔玉小姐一會。直等到下午，華刺史方纔起身入內。分付備酒，與三個女婿餞行。

這蔣青巖忙忙要抽身到園中去，又被張澄江和顧躍仙纏他，又挨了一會，日已西向，纔得脫身。急急忙忙走到花園門首，只見園門緊閉，裏面有人說話。蔣青巖恐怕他院子們在內，不便敲門，只得在門外站住。站了一會，見那園門忽開，一個彎腰曲背的老兒，同著一個黃頭髮的小廝，各挑了一擔枯枝亂草，走將出來，反手將園門帶上。那小廝道：“阿爹鎖了門去，衙內小姐在亭上看花，恐有外人混了。”那老兒道：“此處那討外人，我們挑去就來，鎖他做甚？”說罷，挑了便走。蔣青巖站在一邊，讓那兩個老小走過了身，正要進那園中去，忽聽得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在那喊道：“青巖兄！青巖兄！”蔣青巖聽得，吃了一驚，只得倒迎上前來。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說道：“青巖兄，有甚好去處，何不攜我兩人同遊一遊。”蔣青巖道：“偶爾閑步，無甚好處可遊。”顧躍仙道：“我們何不同到後桃源一遊？”蔣青巖道：“恐他園內有人，不便進去。”張澄江道：“我們于今都是自家人，便是岳父曉得何妨！”一邊說，一邊竟大跨步走到園外邊，一手將園門推開，便往內走。蔣青巖不得已。一同進去，轉彎抹角來到溪邊，兩岸的桃花，盡隨流水，一片綠陰，數聲黃鳥，因口占一首詞兒道：

聲老黃鸝，一溪清淺桃花片。舊時嬌面，待與重相見。好事多磨，怎奈人牽伴。雙雙燕，去來堪羨，遙望香閣遠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三人正在觀看之際，不料那個挑柴的老兒，忙忙從後趕來，叫道：“官人們，官人們，後面是內宅，今日又值夫人小姐們在亭

子上看花，不要亂走。”蔣青巖原意不肯同張澄江和顧躍仙進去，恰好聽得此言，忙忙扯住他二人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我們快回去，莫待岳父知道，說我們不避嫌疑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笑道：“青巖兄是前度劉郎，落得做好人。也罷，我們且回去，少不得重來有日。”說罷，三人攜手，一路走出園來，那老兒連忙將門閉了。此時日已暮，蔣青巖悶悶而歸。

再說那三位小姐和韓香，早飯後便同到園中，坐在牡丹亭上著了一會圍棋，然後賞花，那花果然開得茂盛。大家賞玩了半日，韓香起身到向日放蝶的所在，去觀望了幾次，絕無人影。直到日暮，聽得有人說話，韓香和柔玉小姐心虛，恐怕是蔣青巖被人撞見，心中不安，只得大家散了，各歸房去。柔玉小姐又煩韓香到前邊去打聽消息，韓香去了一會，來回復道：“前邊無甚說話，只聽得廚下辦酒席，道是替三位姑爺餞行。”柔玉小姐喜道：“他若回去，我便無憂了，只不知何時起身？韓姐你再到前面去，若聽得行期，再來和我說聲。”韓香唯唯而去，纔到中堂，只見蔣青巖和夫人坐在堂屋中間講話。韓香在旁細聽，那華夫人道：“本該相留多住幾時，既為此大事，只索早去料理，七月前後，老身便相望了，萬不可遲。”蔣青巖連聲應諾。華夫人道：“恐你姑夫在外等你上席，你且出去，明早去時再進來走走。”蔣青巖便起身前去。華夫人見蔣青巖身上的長衣，後面綻了一條線路，忙道：“姪兒且住，你值身上綻了線縫，可脫下來縫縫。”蔣青巖忙忙脫將下來，自己一看，笑道：“早是姑娘看見，不然豈不令人取笑！”此時恰好韓香在旁。華夫人接過與韓香道：“你可拿去替蔣官人縫一縫。”韓香接到手中，忙忙走到自己房內，將衣服縫了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何不將小姐的詩詞，安在他袖裏。”韓香竟取了詩詞，正要放入袖中之時，聽得那袖中也有紙響，取出來看時，也是一個斗方兒，上面寫著四首絕句，後面寫道：枕上次韻。韓香展看那詩，卻是和柔玉小姐贈我彈琵琶的原韻，也不及細看，收過一邊，忙將柔玉小姐的詩詞放在那衣袖中，拿到中堂遞與蔣青巖，穿了出去不題。

卻說韓香轉到自己房中，取了適纔蔣青巖袖中的詩稿，鎖了門，竟望柔玉小姐身邊來。柔玉小姐見了韓香。便問道：“可知他行期何日？”韓香走到跟前，低低說道：“適纔撞見蔣官人在夫人裏邊，說到明日就行。”柔玉小姐道：“怎生去得急速？”韓香笑道：“蔣官人早去一日，小姐的佳期早一日，可知越速越好哩。小姐你可曉方纔有一件極湊巧的事，蔣官人的衣服綻了一條線縫，夫人命妾替他縫縫，不料他袖中有一張詩篇，卻是和小姐前夜贈妾彈琵琶的四韻，被妾將小姐昨日那詩詞抵換在此，豈非湊巧之事！”柔玉小姐道：“事雖湊巧，萬一他在人前失落出來，怎生是好？”韓香道：“此事無妨，蔣官人只當是自己的詩稿，必然留心。”柔玉小姐又問道：“他的和韻詩，做得如何？”韓香忙向袖中取出，遞與小姐，小姐道：“你念與我聽吧。”韓香便展開那詩稿，從頭念起，念到“相思遠甚吳江水，不畏並州快剪刀”，柔玉小姐贊道：“深情絕調，我弗如也。”再念到“夜向粧樓偷半面，似多春恨不勝衣”，又贊道：“此一聯真可謂詩中畫矣。”再念至“可憐孤鳳立庭梧”及“至負朝光與夕曛”兩句，又贊道：“怨恨淒其，無不及至，只可惜不曾贊得琵琶。”韓香道：“下人小伎，況蒙小姐賜以金玉，已覺消受不起，安敢再望大君子之贈乎！倘異日小姐恭喜之後，或能轉求片言，亦未可知。”說罷，這韓香不覺淒然淚下。柔玉小姐問道：“韓姐，你有甚心事，何不向我說知？”韓香長嘆一聲，說道：“小姐，妾有一段苦衷，久要向小姐訴說。妾蒙老爺並夫人大恩，愛眷亞于骨肉，又蒙小姐過愛，待以心腹，此恩此德，沒齒難忘。但念三位小姐將來于飛遠去，夫人老爺年高，妾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，將靠何人？且妾年已二九，夫人老爺雖不久留妾身，料不過嫁一村夫小人，至高不過一商賈乎，且小姐知妾心事，妾雖下賤，頗有向上之志。偶爾念及，不覺傷心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道：“聽說此情，真覺可念，萬一他日我若遠去，我少不得向夫人說，求他將你嫁一個讀書人，遂爾之願，必不負了你我相愛之情。”韓香道：“此亦非妾所望，妾之本意，只願終身朝暮相隨小姐，得見纔子佳人，唱和吟詠，妾便老作婢妾，亦所甘心，望小姐留意。”柔玉小姐點頭道：“我亦有此心，只不知上天可肯遂我兩人心願，且待臨時再作道理。”看官，你道韓香這一節話因何說起，只因他自己有幾分纔色，又且乖巧伶俐，連日見蔣青巖這等少年人品，胸中其寔羨愛，若不是華家規矩森嚴，他已和蔣青巖早占春光了。今日之言，明明說出，這也是人情之常，只是在柔玉小姐不便開口，須要看他兩個緣法如何。

那閑話休題，再說蔣青巖在前廳飲酒，翁婿深談，三鼓方散。蔣青巖回到書院中，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分付家人院子，明日早到山外去僱轎馬人夫，未及分付畢，眾家人院子答應道：“一切轎馬人夫，都是華老爺僱備停當了，只待明日早行。”三人聞言，各去安寢。蔣青巖走到房中，除了巾幘，解衣就枕，忽然想道：我前日有一個詩稿納在袖內，今日那韓香替我縫綻，不知可曾看見。忙向袖中摸索，覺那詩稿的卷兒大了些，取出來向燈下看時，吃了一驚。只見那詩稿卻是封著的，再拆開裏面看時，變作兩張，全不是自己的詩稿，口中暗暗叫奇。細看那詩稿上的手跡，認得是柔玉小姐的。再看那詩，卻是柔玉小姐和他紀遇的四首。那詩中的意思，還是未結親以前的，語語正氣，字字開情。那首詞兒，是既結親以後，勸他早歸，莫誤大事，叫他不可再近粧樓，恐被人看破的意思。蔣青巖看了喜道：“俺那柔玉小姐，真是個冰清玉潔之人，想我這衣服一定是他親手縫的了。”忙拿起那件衣服到燈下，看著那新縫之處，親了幾個嘴兒，叫了幾聲親親熱熱的小姐。又想道：“我那詩稿，此時一定落在小姐那玉纖纖的手兒、黑溜溜的眼兒裏了。”自言自語，直到漏聲四下方睡。次日絕早起來，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進去謝別華刺史和華夫人。不多時，華刺史送他三人出來，後面跟了三個院子，捧了三個拜盒，每個程儀二十四兩，門外轎馬人夫俱已齊備。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別了華刺史起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